



歸鄉青年が海洋文化を学ぶ：静浦部落の経験
 Youth Returning Hometown to Learn Their Marine Culture: the Practice
 of Calwi Community
 文・圖—Imay Apong 伊姿・阿彌 (Kamaro'an 工藝師)

社區實踐 — 返鄉青年學習海洋文化：靜浦部落的經驗

阿美族的海洋文化非常豐富，多是在實踐中去慢慢發覺。本文欲分享如何身體力行去實踐，以及初討這麼重要的部落文化怎麼在當代的原住民青年上繼續實踐。

「aka ca'iten to sowal。」意指身體要在嘴巴前面。

用行動實踐才是美式（阿美族的方式）溝通的開始。他們的語言，阿美語，簡單的句子卻極具意義，講出其生活的方式，也是我一直秉持的精神。

我有兩個爸爸，生我養我各一，分別稱爸爸及老爸。我們睜開眼即看到海，閉上眼之前也是海，這就是日常。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落位於花蓮最南端，座落在海岸山脈與太平洋之間，承載了豐富的東海岸阿美族文化。

不知道是否因為住在海邊所以水性不差，更多時候是為環境使然，畢竟童年大多都是在海邊度過，是許多靠海的阿美族共有的生命經歷。

永遠不要背對海

「永遠不要背對海。」爸爸不時提醒年幼的我，後來才理解背對海就感受不到潮汐及各種危險。當時我只有七歲左右，在部落附近的石梯坪戲水，在一個

很平常的下午，爸爸帶我進入他的海洋世界。

「妳搭著我的肩膀，等等我下潛妳就會跟我一起下潛，我說憋氣妳就憋氣，記得憋氣前要先吸一大口氣，我會跟一起動作。」『好。』

我們互相凝視，一個口令一個動作，搭著爸爸的肩我下潛到約三四米時，耳朵感到越發劇烈的疼痛，那是因為不會平壓所導致的耳壓疼痛，痛得我放開搭在爸爸肩上的手，獨自浮出水面。



2017年傳統領域的開端，照片人物為靜浦部落耆老mama Mayaw及他長子mama Sera。



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落位於花蓮最南端，座落在海岸山脈與太平洋之間。

「妳感覺到什麼？」『我耳朵很痛。』『試試看捏鼻子吐氣，或是打哈欠，反正想辦法讓你的耳朵不痛。』

永遠不要勉強自己

那時我完全不懂，只能不斷下潛去揣摩，但也無從驗證我是何時學會，只知在我後來的下潛，耳朵就不痛了，直到2019年我去小琉球學習自由潛水，才知道那是法蘭茲的平壓。

「你在外面學潛那麼深要做什麼？又沒有東西可以抓。」『至少我可以救你啊！』大海能給你一切，也能奪走一切，每年被奪走的靈魂有那麼多，大多是自不量力想要挑戰或征服海，「永遠不要勉強自己。」這也是我老爸時常耳提面命的。

阿美族的生活哲學

萬物皆有靈是阿美的傳統信仰核心，即便現在傳統信仰式微，但仍有遵循傳統的族人，在準備進行重要的行為之前會做mifetir（滴酒祈禱），比方說下海或是上山。

老爸說，「如果不能持續的做，那就不要開始做。」如果做不到敬畏的態度，不如不要做，這也是在他身上所見之敬畏萬物的堅持。大海給你多少東西，只能接受，不能要求。

「妳手包得住的toko（月光螺）不要撿，拿妳手包不住

大海能給你一切，也能奪走一切，每年被奪走的靈魂有那麼多，大多是自不量力想要挑戰或征服海，「永遠不要勉強自己。」這也是我老爸時常耳提面命的。





這些知識與身體時間所產生的記憶，在耆老的腦中並不是一張平面的地圖，也不僅僅只是等高線圖，而是因著身體感知，生活地、生動地隨著時間跟人們的歷史推移，不斷交疊覆蓋，流動下來的記憶資產。



採訪mama Mayaw談傳統領域及傳統海域。

的人都知道，即便是一群下海，到海裡還是只剩自己。

「為什麼阿公走路都搖搖晃晃的？」『因為阿公酒醉啊！』「可是真耶穌不能喝酒，阿公怎麼會酒醉？」『那可能因為他是海獵人。』

我的外公早期跑遠洋，後期就靠潛水捕撈維生，主要是在成功一帶抓龍蝦，但他在我國一時過世，那時我還是個玩水的孩子，不過他倒是教了爸爸好幾招，無形之中也交給我，後來我才知道走路搖搖晃晃不是酒醉，而是身體長時間與大海接觸，已習慣了流水、潮汐及雙腳走跳在岩石的律動，那是身體記憶的表現。

2014年，我與靜浦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共識也共事，不為什麼就是想做部落事務，這樣傻勁與衝勁，雖然後續想法和理念不同，但都是為了靜浦部落。「每條河流都有複雜的支流系統，不論過程中彎彎繞繞出多少支流，最終都會流向大海。」

2017年，在部落發起第一次傳統領域調查及製作部落地圖，與青壯中老年一起共同協力，最後雖然只製作部落的範圍，但也在部落及大家心中種下了一個種子。

「傳統領域？」這是每位受訪者的疑惑，部落沒有「領域」的概念，所以我們通常以「範圍」來說。「為什麼要劃分？」耆老傳達了很重要的觀念，在部落裡面，土地是共有的，是生活範圍而已，並非我們被侷限的思考架構。而在國家制度及資本主義的碰撞下，文化認知已不是部落耆老的思考方式了，這樣的斷裂就像我跟父親們的碰撞，也讓我們多了反思。面對領域、範圍及共享的詮釋跟定義，最初及結束都是劃分傳統領域，最終我們繪製了部落地圖，以及共同完成部落水源地的調查。

反思：重疊的記憶

「耆老觀。」是部落青年在碰撞下給出的用詞，是形容在田調中發現在傳統文化與語言的薰陶下，耆老們對於世界的感知與認識的價值觀念，而透過「耆老觀」，我們學習他們的想法與觀念。

「一個點、一條線，形成一個面。」這是在我們在投影幕所認知的「地圖」，而耆老所認知的是「空間」，交疊在個人或是集體的是用他們身體所乘載的，透過3D地圖及mama Mayaw的複眼，整座山會隨著不同的路線，以及區域與環境而有著不同的名字。這些知識與身體時間所產生的記憶，在耆老的腦中並不是一張平面的地圖，也不僅僅只是等高線圖，而是因著身體感知，生活地、生動地隨著時間跟人們的歷史推移，不斷交疊覆蓋，流動下來的記憶資產。因此它需要持續不斷的被言說討論，被堆疊下去。

海域不該劃分你我

「那『海域』呢？」『你有看到那條線嗎？』mama Mayaw指著海平線說。「有啊。」「那就是我們的海域。」再一次，打破「範圍」的框架，意指整個太平洋都是我們的海域，不分你我，也不該劃分你我，共有的概念。

「傳統領域」的碰撞讓我思考了「傳統海域」，可以建構陸地上的，那海面下的呢？我們擁有豐富的海洋文化知識，但對於國家體制來說，怎麼將這些轉化在當代，是一直思考的問題，建構傳統海洋環境知識、海域管理機制等這些目前都還是處於模糊且曖昧的。傳統海洋知識或是保育觀念在文化的薰陶下早已成為規範，以身體的實踐，並如何與當代對話，是接下來的課題。

港口部落藝術家拉黑子·達立夫曾說過：「你不需要參與部落任何事物，但你一定要關心它，你不在部落還在。」

最後，我的父親們在我成為海女生命中開啟很重要的開頭，豐富童年與成長的記憶是養成我很重要的核心價值觀，而部落給予的文化養成是長久而且緩慢進行的，aka ca'iten to sowal，這一切只是開始。◆



Imay Apong
伊麥·阿踰

阿美族，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落人，1992年生。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畢業。曾任花蓮縣豐濱鄉靜浦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。現任Kamaro'an工藝師，實習海女，並與sela共同學習部落。